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楊子折衷

序曰子曰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
之所難能也務其所不可知則妄誕售倡其所難能則
詭異興視近必踈履常反畧非達之斯民者也聖人憂
之而因彛以訓中若夫操紫亂朱鼓偽喪真此不待教
而放之矣昔魏尚浮華晉崇清談中華失道而夷據之
姚興佞其胡神譯其文梁衍惑於因果習其法達磨曹
溪論轉切徑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徒得光又授之陸



子靜楊簡者子靜之徒也衍說詡章益無忌憚苟不當
意雖聖亦斥未久皆絕不傳近年忽梓其書崇尚之者
乃陋程朱已朽之物重爲道蠹彼何人哉整庵公闢陸
楊之謬渭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不
賴三公中華又其夷乎銑嘗觀楊氏之書其旨二曰心
即道曰滅意其援儒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挾三者之
非而其書不足辯也惟天爲虛有形皆實虛之所包無
盡形之所納有限是故園中竅外其方盈寸心之舍也
神明居之圓徹靈覺斯之謂心以涵一理而應萬事此
無形上與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渾爲一體理即性也

喜怒哀樂其實也仁義其德也性發爲道民共由之謂
心即道可乎人之閑居不善心之染也見君子而著其
善性不泯也珠溷污濁其光自耀夫心之注擬曰志其
營謀曰意志直而意岐皆心也無志曷爲志以道寧意
以道正心而無意其將爲朽木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
此天之與我者也子思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
偽審之奚由予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
不以物疑蓋言心之妙用無不通也故無不推也能通
者神所通者理豈如楊氏之言哉楊子之父曰承奉者
遇事不亂聞盜不懼蓋習於禪定者一家之學思以易

天下而服儒衣稱儒名乃借聖言之似者文之單詞片
句不審通指改頭換面說向儒家大慧之教然也湛子
之辯曰何思何慮在乎致一不識不知在乎順則無聲
無臭言乎天載斯言也學有的進有地終有止夫縱意
者衆人也誠意者君子也無意者聖人也無之云者不
以我也一也則也天之載也舜之作歌康哉豫矣欽哉
之衷自如文王伐密赫赫怒矣穆穆之容固篤學者拾
級升階積步入室水到渠成匪聚行潦乃其凌高獵遠
暗億襲取顧左陷右等非實地譬之即空而見花不食
而覺飽是病也彼楊子者攻課試以取官窮籍典以博

識白功相之冤爭儒臣之貶周迎使之儀畫宜民之政
發慮構規非意孰尸之輕詆古賢過予所好任同異爲
取舍逐取舍爲喜怒斯其即心是道者邪充其類則夫
子所謂一言喪邦師心自作近於起滅天地然則楊子
之無意其諸自道乎蓋無誠意也嘉靖己亥十二月丙
寅相臺崔銑書

讀崔後渠叙楊子折衷

或曰以心之精神謂聖此楊子立命處也以非聖之言
而誤後學者也後渠公之叙美矣高矣而不辨其非則
如攻賊者不破其巢穴也何居曰崔公急於辨其有知

無行尚明照而遺推究也故不暇他辨爲也猶孟子急於辨舜憂喜之真偽而不暇乎謨蓋入宮之辨之非實也於文蓋亦有之矣然則何以知非孔子之言曰以精神而不以中正則予旣理辨之詳矣請益焉曰孔子之訓見於論語二十篇者未嘗有此義也鯉之死也早伋及於夫子之在也云六歲後從學於曾子曾子之父皙及孔門參則後進伋又後參傳言子思之作中庸也甚少必在祖歿之後乎祖孫未有同時作述者焉知子思之幼能此問乎夫子必驟語此乎今觀中庸無此語之義之類也又可以知孔叢子載夫子語子思之僞也况

又考其時而知之也嘉靖庚子正月廿三日甘泉若水書

序曰或曰象山禪也辭而擯之宜也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西樵公曰如是如是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其流必至於禪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非隘不恭也率其清和而流焉則必至於隘不恭矣是故君子之學貴中正也或曰楊慈湖象山弟子也而高過於象山於是衆皆趨焉甘泉子曰象山高矣然而未禪今日慈湖高過於象山是何言歟是何學歟其得爲中正歟其得不爲禪歟昔者箬溪顧子自江右寓新

刻於南都焉曰此象山入室弟子也其泉子開卷閱之則復之曰信斯言也是累象山者也然而吾得其肯綮矣吾得其肯綮矣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以爲孔子之言也一編之宗指不外是焉然而非孔子之言也外家者之流也夫心之精神人皆有之然必得其精神之中正乃可以語道而遽以精神爲聖則牛馬之奔奔昆蟲之欣欣凡知覺運動者皆可謂曰聖矣如蠢動含靈皆可謂曰佛性矣而可乎故知非孔子之言也箬溪子報書曰子之言是矣又曰慈湖於聖則用其言而不用其意於禪則用其意而不用其言此何心也曰子之言是矣

少年之間其說盛行如熾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不得已而爲之辯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以氣爲性也吾懼此說行而天下皆不知道也皆不知學也皆援古先聖王之指以入於夷狄也爲作楊子折衷或謂孔子予欲無言子何言焉則應之者曰孟子之學先知言故曰詖淫邪遁之辭恐其蔽陷離窮乎我心也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何言焉是故學者能知不好辯之心不得已之心與欲無言之心則於道心其幾矣於聖學其幾矣增城湛若水撰

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
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
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
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

慈湖立命全在心之精神一句元非孔子之言乃異教
宗指也不起而爲意便是寂滅

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
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啓萬世人心
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
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

心人所自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其有不然者非其
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
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爲禹曰
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即道也
此數語如魚目之混明珠有真有偽有正有邪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非知言之學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也則舜曰人心而謂此心即人
可乎

孔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
公有焉仲尼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然至於泣下

世身文集卷之三十一
六
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
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
以內訟名齋亦如今之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
居焉士耻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
之道乎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
夫意即心之流行也既以自訟爲是而又以動意爲非
自訟非動意乎人心活的自做槁木死灰不得故佛者
欲靜不得終日強制終日動意故名心猿意馬若勿忘
勿助時靜時動莫非自然何等灑落

昔曾皙暮春沂水之詠學者熟視不見泰山之形恪

也請書詠春以名堂又請勇明其旨予曰入而事親
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
婦之別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言其動其旨
也傲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
至其旨也春夏秋冬風雨霜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
其旨也如是勇明可謂至明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予
又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皙曰暮春者春
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
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堯曰疇咨若時時是也以

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
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孔子曰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踰斯四者入斯室者能
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
院曰熙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易
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
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
右曰脩求脩其求而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
春之旨又其別室曰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

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
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興
意斯止非遠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

一篇皆禪之宗指而一一文之以聖人之言人徒見其
與聖人之言同而不知其實與聖人之言異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也佛者每援毋意必固我之說以自附殊不
知意必固我皆人欲之私是可無也彼乃以一切意誠
心正皆宜無之非誣聖人之言乎胡康侯謂五峯曰佛
者與聖人句句合字字是然而不同五峯問旣曰合曰
是如何又說不同康侯曰於此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

康侯可謂卓有所見矣

從游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
至止也書曰安汝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
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
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
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
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
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
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
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

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
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
純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
性

此皆以聖賢之格言文自己之邪說所謂句句合字字
是然而不同若看得破許你具一隻眼者此類也且其
言止不言動言寂不言感言清明而不言清明之體大
道之實無間於清濁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不知
何故豈得爲知道乎且謂所學者何事所習者何事爲
何而能悅其文自有先後而乃合學時習悅而言之亦

其是之得之也
九
異於聖人之言矣。獨日至月至，先得我心之同然，又不知所至者何事何物，又以至爲止也。亦引入彼之說也，不亦異乎？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

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

首數句詞氣正，與檀經何其自性數言相類。其引人皆有惻隱之心等語，乃援儒入釋者也。其倏焉而視數語，乃以知覺運動爲性爲道也。豈不謬哉？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

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肯也

此是佛家擊磬以警動人心宗指何足以知聖人之心使慈湖在當時聞之則止於警動其心而已又豈如荷實者於擊磬聲中知孔子不忘天下之心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事親事君從兄友弟汎應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

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其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至矣

若如此說不俟清之正之然則易大學謂之洗謂之正皆非矣是敢非古聖人之言也夫不欲動意故不信誠意之說正心之說程明道謂韓持國曰道不在克卻不

是持國事持國佛者也故其道何用克之說與慈湖同
夫道心誠無克矣然不有人心乎洗之正之蓋謂人心
惟危發以盡道也

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求也求非思之所可及也
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求也求非思
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
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
謂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思非心意乎又恐是
索隱也其言亦自相矛盾矣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某不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
事爲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
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
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意態萬殊而大槩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
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

屬辭比事及天有四時等語皆非孔子之言又以意譬

雲以心譬太虛日月則心與意二物三物矣不知心與意即一物也本體爲心動念爲意一感一應其能寂滅乎明心即道辯見前千言萬語只是此意鑄千萬錯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即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寔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

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容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

時者道之別名一句近之但又以時爲此爲是而混同於若不在時之時又云過改即止而卒歸於無起意而不知聖人之戒毋意謂妄意也誠意之意謂本意也慈湖於名義看皆不精品題皆未當而妄以己意改聖人之名理又謂上古言時不言道二典三謨之前無書可考何以見其不言道言道後世所以不明者即舜言道心所以明道未見其爲不明也大抵慈湖只主張指心

爲道而不知天命之謂性性者在心率性之謂道道者
路之名發於事爲道豈可混也大抵是禪之宗指陷溺
學者豈不可惜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
而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
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
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

此未知止爲止之理卽爲至善其所言止亦禪宗戒定
慧之定乃虛定也虛止也知止最深知止卽得有許多
節次者言其自然之勢也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
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思之所
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
此近徑速之說未能精焉能知一其言繫心一致久而
精縱縱所思爲全體妙用可知其仁之說矣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
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然親敬於朋友自然信
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

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
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
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周
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記亦曰著誠去偽深戒夫
人徒徇其文爲而不由中也

此段何等說得粗理雖人人自有然私欲蔽之非學無
以復其本體若如此說則人人便是聖人又何須學連
楊子亦不須講學矣禮者理也理無內外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

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
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者動
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况於後世學者乎安
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
仁者安也安曰非思非爲是謂真爲舜曰惟精惟一
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安也堯安安文王之
德之純一也

如此云者必若槁木死灰而後可充其說矣然則大學
之誠意皆非歟蓋止非靜止之止乃至善之極所謂天
理也慈湖兀不識天理徒紛紛主其僻見之說以誣聖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况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汨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皆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比來覺者之多多於孔門豈有此理乃一時幾盡於禪

矣又云平平守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云云豈援聖學功夫入於禪乎

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

地載神氣等語決非孔子之言乃不知道者妄言也夫神氣非有方所包貫天地何云地載是天地之氣二也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其不勝喜樂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

有此道而已矣窮高深究年三十有一於富陽簿舍
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
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
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
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其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
得聖人之言以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
忠信爲大道一句便差了下文以得之又得何物明心
即道一句又差了上文人心惟危又指何心

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

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
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
矣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徃徃曰吾出入於
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
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徃實直無偽
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是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
焉故能入又能出也

只認錯一主字故爾渡河丈人乃佛老之言安得滑稽
如馮夷娶婦者

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省庸常正平之心即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忠信即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有又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即道

以靜止說心而不知心常動變非識心者也誠實之外不可加至之一字要之不知誠實爲何物亦無庸至也

惟自信本心之虛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親即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即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即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大通融故爲是譬喻推廣之說

此看得太潦草了慈湖心極粗性極輕率故敢粗大以

天地四時萬物皆其所有如佛者山河大地之說干你何事孝弟忠信皆其自有無有不至者便敢於非古聖賢之言率天下之人廢學而亂天下者必自慈湖始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與門弟從容問荅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畧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

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

絕四之說先得我心之同然然四者既絕即廓然大公天理流行矣不知天理流行猶是寂滅猶是死的四絕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能申申天天邪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中申天天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

看申申天天太容易了慈湖心何等率易也

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

在與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來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

察前倚衡不思何物而曰何狀而求之昭明有融蕩蕩平庸終無實體忠信篤敬非意而何是好的意也非毋意之意也

元度所自有本自完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耻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得昭告

視聽言動不學而能一節便錯若如此說是運水搬柴

無非佛性矣

具位楊某敢釋菜於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爲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布流四方益傳諸後茲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

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日用萬變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如天之惠言之不可盡實頌之不可盡者也

既以忠信即大道則下文所謂得之失之者何物幾於侮聖人之言矣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心中正即便不實便皆以爲道可乎毫釐之差便爲悖教得罪聖人可不謹乎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返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間先生舉是日扇訟是

非以荅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贅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此等語亦是虛誇自非大人上聖安得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雖本體則然然全體未復安能及此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而不可思孔子知聞弟子必多以孔子爲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差錯且有而實無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

都是種種之說已辯在前慈湖主張不動意不用思及不懼至於周公仰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說不去丁又云即思非思即懼非懼即謀非謀是遁詞也惟有

中思出謀戒懼最的當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龍出没天矯于萬峯群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光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月炯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泠泠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

此正是彷彿渺茫冥昧氣象皆是想像中來乃幻心也

而以為得不亦誤乎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
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雖不用尋亦自常放此覓心了不得之說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池先哲為人深分明說了猶疑
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豈以知覺運動之心即為仁乎孟子仁人心也須善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
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尋常用的須分邪正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
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事親事長之心不得其中正即非道思量討愁即五祖
纔商量着便不中用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殺精神
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禪者正不用思量正不費精神慈湖恐是操戈入室

莫將愛敬復雕鑄一片真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鈎
索旋栽荆棘向芝田

愛敬即是大理自然何能雕鑄何假雕鑄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著
水冥冥不復省滴醇

顏子三月後只念頭稍有不善便覺便了無形亦何謂
小失非如雪花著水有形跡也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
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
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
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父召急趨時若心不存不中不正亦百姓日用不知行
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何云便是道且有時如此未必
人人時時如此所以要學成之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前都錯
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恐有人更鑄錯也

詩癡正是不煩功只爲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俗
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吾所大憂者不在此耳

慈谿慈湖孝名美即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物
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已自固蔽禍猶小固蔽後
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其愆汨汨

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却不然灼見子思孟子病同
源

敢爲異說亂教禍後學乃自道也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
不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
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
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虧即濯即暴無不知子思孟
子亦近之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
滿天下指其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
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年覺者寢

寢多幾二百人其天乎

不識子思孟子亦不識孔子矣其言詞氣狂妄自恣所
存可知一二十年所謂覺者都被慈湖惑了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不可
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道理平常用何矜誇此即石頭路滑之說

曾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
水工夫曾不費揩磨

凡此皆佛偈語也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水

錄是多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
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禮樂
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
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即道百姓日
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着
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心者道之大原心有邪正道
有君子小人

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
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
思慮不求其義聖人於順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
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鉤深
即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
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何思何慮全在同歸一致上不識不知全在順帝之則
上帝之則即時即天理也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
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
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
雖至於聖而僻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
疑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
寬何患不仁

此段庶幾近之然既知學問思辨篤行如何常說不可
動意常說無思可以推此曲暢旁通而悟其非矣

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
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
遷改者患在於動意

動意亦惟動私意故改過遷善爲難若夫能誠意則意
意念念皆天理即至善也何改過之難乎

少讀易大傳深愛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
孔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
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
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徃徃一二
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間舉扇訟之是非忽覺
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汎應無不可者及後居
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旣久畧省察曩正哀慟
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
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無思無爲之妙益信吾心有

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
又曰變化云爲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
有此心

徒知援儒入墨而不知將孔子說壞了孔子豈過哀越
禮而不自知者蓋以慈湖說聖人矣蓋聖人之哀顏子
乃性情之正之常門人不及者視之以爲慟耳其實待
諸子一般豈有厚薄觀請車爲擲一事可知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
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
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

是順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
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
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祗叙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
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
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
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此道非言意之所
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
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
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漆雕開
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

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慈湖極聰明亦讀書極多但惜其先讀他書有得這些意思後將聖賢之言皆就已意上說了且不知所謂時所謂此者何物慈湖之說千篇一律又好多言謂之不動意吾不信也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歟至哉此堯舜禹臯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徃徃下視此等語以爲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爲臨政事者耳必別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爲至論吁堯舜禹臯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精一之論卒於欽敬卒於敬脩謂欽敬敬脩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臯陶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竒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

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

理無淺深遠近固不必言其敬謹兢業寅恭戒謹恐懼非意乎此便是好的意豈可謂一切不動意動心忍性何謂乎故天運行健而常動人心活潑而常動惟勿忘勿助之間則動而不動有誠意而無私意矣慈湖知言不精大抵類此

簡自以爲能稽衆舍已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簡不敢自用亦簡自謂能舍已從人亦云可矣一日偶

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已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嘆息舜心冲虛不有已善雖稽衆舍已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已不能嗚呼聖矣

聖賢之心愈進愈虛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虛也禹聞善言則拜大虛也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又大虛也聖人只是至虛至虛乃至實也慈湖多少病痛便以爲能如此後覺其未然猶復以聖以天自居何也爲其徒見空空地虛而未察見道體之無窮也見

道體之無窮則自不能不虛

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

侮聖言以附己私見多類此天道常運人心常發意豈盡便是私乃惟誠意爲的慈湖亦言幾者動之微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惟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

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

此說得堯是虛應的光如佛說光耀耀地而不知下文許多實處如惇叙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及治曆明時以下等事皆實事也虛實同體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必行先王之道且以無知爲聖人正是禪宗

蕭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使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爲幾
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爲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
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
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畧言而不可詳言欲知此幾即
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
哉是也是幾也爲正爲中爲和爲樂爲治爲熙爲敬
爲欽爲善爲一臯陶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
乃憲欽哉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
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脞所謂惰所謂隳者非此
也

其以喜起熙爲幾此即拈花豎拳之意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
子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故子思亦
曰率性之謂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道道即
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
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皆是物也孩提不學
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
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爲二此
亦孟子之疵

百姓日用不知本謂行習而不著察者也乃以不知爲

道何也在道即不須言率在人則安得不率性者心之生理故性字從心從生謂性即心心即道道即聖可謂混而無別試看中庸首三言何如是未知孔門之學者論春秋禮樂

王荆公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天下觀慈湖以聖自處敢於非古聖賢之經訓若得荆公之權亂豈減荆公哉學者欲知言當精擇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此非孔子之言也守形之說乃老子言也截去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獨言何思何慮便是佛老之說不足辯也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

助成其俗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已非孔子之言博
聞強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
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見於
此

慈湖之學可謂鹵莽矣本不知聖學之要惟在知行必
先知之乃可行而妄疑聖賢經傳可謂亂教矣而學者
多宗之豈不可惜貴德者得之於心而無所爲而爲者
也報施者已受人之施而必報人受已之施亦必責其
報有所爲者也博聞強記知也敦善行行也文知也行
行也忠信則兼存乎知行之中何得爲悖何得爲非孔

子之言其以聖爲名或其父名之未可知也而遽以此
爲矜大乎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過於一
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
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如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
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可也天地變
化何大何小小大之論因人而遇施孔子曰無可無
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

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
觀脫驂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孔子必以爲輕重失
倫已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喻孔子之心往
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矣如謂
子鼓琴見猫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音此
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哉此則
訛妄矣脫驂之事非訛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
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也脫驂之
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純純皜
皜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脫驂天道之變也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

哭舊館人而脫驂事好事者爲之也聖人禮義之中正
以其心中正之極故不過其則也且孔子哭顏子比於
舊館人其情義之厚薄何如耶觀孔子不以車賻顏子
則其不以驂賻舊館人可知矣用財自有一定不易之
理豈可因其涕出之無從乃以驂附會之耶是偽也而
慈湖遂以爲聖人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是聖人乃茫茫蕩蕩猖狂自恣的人又
云脫驂之過如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豈足以爲孔子
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壘

之爲象雷也古雷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雲象
皆古列聖勤啓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
足以爲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誨詰所能殫孔子曰風
雨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

慈湖言道心未嘗不常明惟蔽故昏是也但欲震動變
化如雷如風霆則未免有禪者杖喝警動之意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鄭康成謂謙不比德坐
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不玉古之制也
行則聞佩玉之音君子之禮也吾聖人獨異於是佩
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

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天
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混圓而無端也五十
五行也錯綜成章綦組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
子非此也玉非有聲象非無聲一以貫之一非寡萬
非衆也是故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
於無窮一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
卑所以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
而未嘗離愈思而愈莫之及及不及一也思不思一
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地運
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替不可論

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爾。顏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不知一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聖人只是謙謙虛虛。何嘗有此自誇自大。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聖人自視不及天下之人。何嘗有此自誇自大。乃慈湖自誇大。故附會其說。爾至於無聲之說。及不及思。不思。知不知之說。愈遠矣。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誨切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說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玉之不可鑽。或者強爲之說。則曰其相生有義焉。噫。噫。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物。人以為必可見。哭笑必有聲。人以為必可聞。而孔子則曰不可見。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即無形。無形即形。聲即無聲。無聲即聲。正不必作意以

離之也據實而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絕之曰毋意而况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反駭怪以爲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胸中之意說則自明自信矣

哀樂相生一語便見皆非孔子之言哀樂生於心隨感而應豈有哀生樂樂生哀之理不可見聞謂道體也若用則何嘗不可見聞

孔子問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

矣雖在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

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

家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

禮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

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

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

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

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

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
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
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
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
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
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猷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
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
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于其前而昧
者不見不聞也未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榮耘
耔之仁兩日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
默而成之矣

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
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
以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庶乎
引孔子閒居一段亦從他說只內中以天地萬物皆吾
之體純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以體用二字對說便不
是謂天地萬物同體可也而以爲體用之體則天地萬
物獨無用乎宮商節奏獨無體乎又謂猷畝之中雖未
嘗有兩君相見之禮金聲之樂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
嘗不日奏乎前此便見怪的話即此僧雖不言其聲如

雷之說天地間有只是有無只是無何必如此說
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辭
意亦音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旨而况於後世
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爲二
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簡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
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說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
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
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強齊之也又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
道之外耶

易字指得甚廣在人心之動靜變化亦是在天地之日
月萬物變化亦是在卦畫之奇偶變化亦是此易與天
地準易字指書爾若指道何必言準易言仰觀俯察亦
聖人見天地之易而畫卦爾至於形而上下之疑蓋未
知道器同形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
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
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
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

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易不習之習易
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
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
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
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
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

孟子必有事焉要知所事者何事孔子下一之字正欲
人求所謂之所習者何事若不知此事而習是道家所
謂鼎內若無真種子如將水火煮空鑊也時習與易不
習之習不同易直方大是成德者故不習無不利也由

時習可以至此何其察之不精耶時習者不免有意意
是好意至於不習無不利則可以無意矣然意豈能終
無無則死人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
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
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
無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

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
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
學

陡然語及何思何慮而不知同歸一致之實是禪而已
矣謂發憤非起意好謀非動心正如禪謂終日食飯未
嘗咬破一粒粟終日穿衣未嘗掛一條絲豈有此理聖
人之學雖憤雖謀無非誠意之發勿忘勿助之間乃終
日勤意而未嘗動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
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
人之本心自如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
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雖顏子亦不敢如
此說須不遷怒不貳過工夫熟後乃能如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於不以其道得之
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
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此一二十年覺者寢

多蓋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間
較始能盡仁智者所覺造次顛沛無非妙用此曰必
於是明精一也

慈湖談何容易孔門三千之徒親炙聖人之道德用行
含藏可以與者惟有顏子慈湖之德未及孔子一二十
年之徒未如顏子安可云覺者寢多恐這些門徒被惑
入於佛之精一矣乎舜云惟精惟一兩惟字可見不是
混說的精一必精以知之至而又一以行之至知行並
進上達天德孔子所謂不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如此
做工夫熟後乃能得不處不去之時幾也慈湖談何容

易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徃徃切意飲
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
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飮仁也別味知美惡
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
仁人心也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慈湖如此穿鑿至於起意之說乃終日食飯未曾咬破
一粒粟之說

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

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
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
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

以常覺常明言仁何啻千里又言仁如果核之無思無
爲能發生果核無知之物人心有知之物安可比而同
之以心如果核是以心比槁木死灰矣殊不知人心以
生理爲仁果核以生意爲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
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而一日洞覺
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

慈湖只是終身以這些來擺弄精神虛明無體皆禪也
至於未嘗生死何以從古聖人有生死之說只言有生
死而無存亡便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
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墮在
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無理也
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爾雖有至義何爲乎轉
而爲窮文曰物爾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
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爾程氏倡窮理之說其
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偽旣以去物爲不可

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
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
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
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爾吾心本無物
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
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
萬皆吾心爾本無物也

不言理而言物便是實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自是
實理舍物而言理便是虛理與人倫不關涉此釋氏所
以棄人倫得罪於聖人也慈湖謂有物則格而去之則
亦又起一意此釋氏所以必要去絕根塵是又起一根
塵硬把着爲徒勞非易簡自然之學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
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
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
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
此吾方寸中空矣碍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
太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
子之心

釋氏之無適莫與聖人之無適莫不同釋氏之無適莫無主也聖人之無適莫有主也何謂主天理渾然廓然大公也故能因物順應義之與比釋氏去理障只是空地故不能順應只是一切不動便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何啻千里聖人是生的無適莫釋氏是死的無適莫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變化云爲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千言萬語只是這箇宗旨以視聽言動爲道俯仰屈伸爲道即錯認聖人也以由戶爲道是以器爲道矣運水搬柴無非佛性矣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辭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爲

善亦猶上智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

此節却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已私而後有此已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冰炭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豪

此節近是只惜其大本錯了所謂虛不校者又走別處去矣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羣弟子以我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荅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胸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徃徃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只落一箇無字便解聖言遷就已見惜哉侮聖人之言

也聖人通達萬變通乎晝夜而知豈可言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有知則有意乎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意當何如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

言只是言不言只是不言知只是知不知只是不知今如此說遁辭也釋云此僧不言其聲如雷

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綱戒經不禮拜君王父

毋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釋者不禮君王父母違悖人倫皆有根因豈一旦便至此蓋因以空無爲道但有這些秉彛不可滅者萌動便以爲動意便以爲理障及習之之久焉得不至於此慈湖可謂惡影而行日下矣戒之戒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無恙矣

終日生進退之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焉得定去其進意去其退意似又動也不若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本心常中常正而進退兩忘矣慈湖不知出此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不哀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不可以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其物以千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

一精一粗皆理之自然也今以分粗精者爲意物有一與十百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欲無十百千萬皆虛無宗旨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徃徃如是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德矣而尤不能

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

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即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汝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胡不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

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又曰道盛德至善善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將以啓佑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精其意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

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習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况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

不知尊信大學之書是未嘗知學也程氏兄弟學得其宗故同有得於大學之書慈湖疑之惑矣陋矣昔吾五十時讀庸學於西樵山忽一日疑孔門之學只是一貫

今大學何以有三綱領八條目疑孔子之學一傳至曾子即失矣後取大學古本白文熟讀之乃知明德親民說此學體用之全心事合一之理又云在止於至善又知前二者總會都於止至善上用功止於至善只一體認天理便了千了百了明德親民皆了原是一貫之指下文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功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其效至天下平推上推下推來推去都只在格物上用功格物即止至善之別名原只是一貫之指推便如此推非教人逐節做功功都在格物上也上文知止一節即知行並進即其功夫也慈湖未得此個大

頭腦只見如此節目而厭之遂以爲支殊不知言語有節目只是一段殊非七段八段兩段三段只是一本殊無二本三本也慈湖乃疑正心誠意之非而不知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懣之語而不知心不可以有所也其爲此言自與絕意之說矛盾矣又疑止於仁之五語而不知敬止則一而所發有五也何得爲知言何曾望見二程脚板耶可見其用心尚未精尚茅茅草草也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

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
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
獨之學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慎獨乎踈略亦甚矣
簡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懣則不得
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
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觀此章大茅草了
此章正直指小人之誠有不可終滅者猶孟子指出乍
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欲人於這善端之微處涵
養故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似是都無善端
了見君子之時猶皆知掩不善而著善其自視恐恐如

長人見其肺肝此無所益而爲者此何以故耶乃其所
得於天這些秉彛終不可泯滅乃誠之在中而形外發
於見君子之時也此一點善端獨知之理也能培養之
則日長月盛閒居與見君子皆如此即是擴充四端功
夫可以保四海矣此章正是妙處慈湖疑之悞矣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
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
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
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

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

雖分而言之而未嘗不一也爲學者立教也故曰謂之中謂之和欲其養中以發乎和何嘗不一以分爲起意則皆寂滅矣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

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豈不言能乎道無所能何以又言不學而能以能爲用意爲非道真禪學也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既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日用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孔子深惜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

世集卷之三十一
楊子抄
爲道深知大患在子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轉了爲道而遠以附會其無爲之說老氏之宗指孟子言舜傳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之精一之學非傳說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聖賢之學同條共貫都在天理上用功其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一也精一與德不過此心此性爾豈有二哉慈湖專取罔覺二字以附己意禪者多開口便言精一而不知舜言惟精惟一是知行功夫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言氣即道便不是氣得其中正發於事物即道即義非二物也配者合一之名非以二物相配也在心爲道在事爲義言非疵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

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所有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未始動搖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偽也此不可不明辯

成性存存之說何謂乎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

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

孟子即氣言道發千古未發之蘊以曩小今大爲意則自可欲之善以至美大聖神者皆意矣擴充四端以保四海皆意矣非謂曩小而今大也而人自小之

今養之復其本體爾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始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

孔門得其門入者寡矣老子正與聖人門路背馳何謂殆入焉者乎其擇之不精也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矣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

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或失真况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若然則是知覺運動蠢動含靈皆精神也運水搬柴皆佛性也慈湖何以讀非聖之書而不精擇之甚乎知言是頭一着事豈宜草草豈謂俟心通道明然後讀書乎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徃徃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遽難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

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沚不動而實
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
念年邁而德不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
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縱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
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
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
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
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
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而不動之爲至靜
不用思爲恐此患終不免惟不知從事於勿忘勿助之

間豈得中正之路說靜便不是終是說夢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
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
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
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
此亦有此未至

未知一形字通上下言又未知道亦器器亦道而肆意
非聖人之言皆屬妄而不自知也且又以明道之言傳
差了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决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

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以後學之意說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况又裂幾於彼裂誠於此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周子言誠則自精神則自應幾則自微誠神幾非三事
只是一物必三言而後盡慈湖看錯了便疑周子以自
高此非私意乎元亨利貞分通復比類言之以曉人爾
易繫辭如此者甚多其實一理也何害道之有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有否繼否化否無意否
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
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
授弟子而慮未嘗習之道皆笑由改過未嘗助長如
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
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其本心

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
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
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
意愈不已不省己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
寂然不動自無體則無體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
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至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
可以有無言而况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
自覺者寡爾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
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

日夜精思橫渠或未免於揠苗助長矣慈湖謂吾心自

善自明自神自不動自無體則更不用功不亦或至於不芸苗而忘者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虜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覬與我同志者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言最害道之甚乃出於孔叢子慈湖取之以爲終身獨到之地又以此惑學者非徒誤

已又以誤人誇耀不盡豈有道者氣象豈默識之學大類檀經諸禪籍辭氣自不覺發出來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

然則一欲改過亦非一起意乎

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

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

大臣務引君以當道當道者中正之路中正則仁矣慈湖引君以虛明無體無思無爲果中正之路乎果體仁之實乎兢兢業業非誠意又何以爲功也

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兢

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何如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

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

改過不吝非成湯之大聖不能此未可責之安石安石只初學術之差遂以爲是安望其改過故知非乃能改過也慈湖以虛無之學自信而於古聖賢之言亦且不信矣改過之言談何容易若寧宗誤聽其言只空蕩蕩地其害豈小於安石也故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

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

雨霜露即是我爲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如此見解立地即見何難之有只是虛見耳非實見也如夢升天耳非實升天也乃達磨之學慈湖不知不覺發露出來與聖賢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自別所謂句句合然而不同者也

吾師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

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此妄想耳殊動意之甚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鼃鼃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

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况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大道之不明也

此即慈湖所謂非聖之書也何其信之深乎此乃道家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之說荒誕之語也慈湖何不請入水試之不明理如此而謂精神即聖可乎異端害道吾所未解者也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月至

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

未必悟所謂皜皜者何物徒取以附清明之說耳以邵程並稱未達也又以為至矣而偏夫至則不偏又未達也獨以為象山清明又未達也孟子良能良知又必待擴充達之天下乃為仁義今乃便說是見成的聖人又

未達也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以覺惟向有微碍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

覺則無碍碍則非一刻碍便能無間無內外終始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此得非言下覺乎雖顏子亦不能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喪所存幾希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

而察之隱而度之時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偽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汨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爲也

此其門徒所質疑者良是不動意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者皆不可用矣只終日冥冥茫茫便是學矣可乎

辯慈湖解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爲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下慈湖解志之所至至不可得而聞一節曰禮樂

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思人自以爲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爲感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

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中亦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顏淵慟矣

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實是實即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

水嘗謂戴記孔子閒居諸篇只可作傳看不可作經作傳學者自擇猶可也慈湖一槩信之誤矣何其擇之不精語之不詳耶蓋聖人一言而可以盡者即止未嘗因人而生出許多支辭五至三無五起皆非聖人之言慈

湖信之惑矣以心志解至又非本義也至於有思感無思感等說又遁辭也又云心無本體是又未識心也至於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之說此本於詩言志志詩本是一事今以爲二至誤矣其禮未有因詩而至者也哀樂相生之言蓋本於樂極生哀之說然未有哀反生樂者也哀樂皆生於心當其未發未生以何者爲樂何者爲哀知其謬矣所謂視之聽之二句得聖人之指然未知所謂之者是何物此解不覩不聞之道體不可見聞者也今以解哀樂不可見聞全虛無了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此下慈湖解志氣克塞至三無一節曰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即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即無服之喪樂

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
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
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無聲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
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
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

水謂樂未作禮未行服未定則不可謂之禮樂喪服矣
至於無聲即聲聲即無聲無體即體體即無體無服即
服服即無服之說愈遁而支矣

子夏曰三無音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
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
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
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
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
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
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
無聲之樂志氣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
施于子孫

此下慈湖解何詩近之至施于子孫而附以已意曰
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所始
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
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
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
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
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
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
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
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

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
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是故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總之道也於父斬衰於
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總衰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
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
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
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
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
人謂之本末則亦始從而謂之本末人謂之天則亦
始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始從而謂之地人曰

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有曰有無曰無
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
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
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
也實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
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
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
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
意焉如雲氣之蔽太虛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

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
逆詐不億不信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
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
思人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也無
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
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
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旨也聖
人之旨非美盛所得而言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
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
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

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
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
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非有得亦非無得無體
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
四國一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
何同昭然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
不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
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
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其起即止變化
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
之喪施于孫子

詩言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明有無虛實一體也
今一切說虛無可乎又說聖人以無聲破學者定見是
聖人已墮在一偏何以救人救人惟在中正耳聖人無
二語謂心即是服則設有一人喪親而不爲服者曰吾
服在心矣可乎至於天地日月四時禮樂人道氣志有
無皆一定不可易之名設有在人指天謂爲地則亦可
姑從而謂天爲地乎至於哀樂未生誠無名矣又何以

謂之相生乎又云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昏亂不知則清明而無不知則孟子所謂良知皆非耶而又援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以歸附其說益遠矣其四方有敗先衆而知恐亦蜀山人之前知非聖人之前知也又云五起加焉而六損焉而四皆可若非聖人之言則易言煩言則可以損益得若聖人之言則如兀子之有四脚缺一不可蓋此類非聖人之言故無聲禮樂等語重疊言之不過一理更無淺深何必多言慈湖附會之益見擇之不精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降格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下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

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
其文德協此四國太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
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此下慈湖又覆解五至三無五起以釋天有四時至
無非教也至終篇曰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
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
天地日月以爲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爲同者
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
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

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爲是謂日躋爲則墮
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
私是進無爲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
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在我也爲
百骸爲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何其清明又
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嗜欲
將至有開必先先天欲降雨山川出雲宣王未出而臨
蒞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爲乎其神至如
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

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者聖人實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後樂乎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遺胥致命俾成先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捐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

地之道即禮樂之原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憐也能自知者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之謂醫家之流謂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常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斯湏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時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顏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

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
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無私即一無私以爲三者不知道者之言也謂人與
天地日月同體可也其理一也慈湖言人即是天地日
月則混矣知其渾然者而不知粲然者矣知理一而不
知分殊者矣審如是則或有呼人曰天可應之乎擇之
不精語之不詳矣又閒居以四時風雨霜露屬天以神
氣風霆庶物屬地不知天地一氣升降化生而無二非
知道者也神氣貫徹天地而獨云地載神氣莫非神氣

而云神氣風霆又云流形露生皆不成道理決非聖人
之言矣慈湖擇之語之果精果詳乎其餘慈湖解通篇
神異虛無之說且詞氣出自檀經又引王老夢而言益
荒唐矣象山未嘗有此言也未嘗道心之精神謂聖之
語也學者慎之